

517

2267
7836

黎明的眼睛

端木蕻良 著

钟耀群 编



A094867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的眼睛/端木蕻良著;钟耀群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

ISBN 7-5325-2907-X

I. 黎… II. ①端…②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75 号

黎明的眼睛

端木蕻良 著

钟耀群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79,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ISBN 7-5325-2907-X

I·1441 定价:20.40 元

创作和生活

离开生活便没有创作。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是从单细胞演化而来的，我们从我们最远的祖先来算起，一直看到原子时代的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人类的整个历史不过是一部简单的生活奋斗史而已。

假设人类有五十万年的演进史，固然从太阳系的星球史算起，这是一个渺小得可怜的数目，但从人类的个体的生命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很短的年代了。这种动物活动的惟一的意志，就是活下去！为了活下去，这种动物就有了本能，适应，反应，感应……许多现象存在。

活下去的观念的最早的老祖宗，说来惭愧，在原始细胞的时代，它们并不像我们这样清楚，拆穿了说，那还是属于化学性的反应，和物理的刺激作用而起的。

十万棵碱性的原始细胞被一滴酸性的化学溶液所融化，那

种灭亡的惨象，也正和在广岛投了原子弹之后所造成的死亡现象一样，所不同的是没有另外一群原始细胞发行报纸来大吹大擂，所不同的也没有另外一群原始细胞成立国际化学酸液管制委员会而已！

由最原始的化学反应和物理的适应所造成的原始细胞的“本能”，随着适应环境的机械的活动，慢慢的复杂化有机化起来了，这样要求活下去的机能就越发扩张起来。

我们要假设把活下去的本能升为观念化，我们再来看我们生出了三十六个牙齿，一对左顾右盼的眼睛，专门辨别香味的鼻子，红红的舌头，黑洞洞的口腔，曲折的肠胃，这统统都是为了活下去的装置。请你闭着眼睛想想看，我们人类为了活下去这个小小的问题，怎样地夸张他的饮食器官啊！

我们每个细胞的存在着的惟一理由，惟一目的，统统是为了活下去。

我们再拆穿一次西洋景吧，我们人类除了吃的装备之外，就是性的装备，这种装备惟一的功用，也是为了活下去的问题。

人类真正有生活的知识，最多不超过七千年，在这七千年里，人类所干的也就只有一件事，就是活得再好些。

说来惭愧，我们不过是想活得再好一丁点儿，我们七千年来搞的什么名堂，说来惭愧，就是这个小小的名堂，柏拉图也罢，亚里斯多德也罢，耶稣也罢，托尔斯泰也罢——不过都是围绕着活下去这个问题说了些不大紧要的话。他们归根结底的意思，不过是想使人类生活得更好而已。

经过了几千年的挣扎，人类已经具备了可以过得来好的生活的条件，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弄得一团糟，我们似乎并没有把生活调整得很好，我们似乎是可以过一种好生活，而并没有过到一种好生活。

这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好好的制度，我们一谈起制度，也有许多人听了吓得变颜色，其实制度不过是共同生活的方法而已。我们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大家的生活弄好，谁想的办法最直截最简单最照顾到大多数的人们，我们就听他的话。

文学就是宣传他的话。

恩格斯说过，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和社会科学所表现的完全相同，不过社会科学用的是统计表数目字和解析文字，而文学借用的是形象，典型和描述文字罢了，他们两个除了穿的衣服不同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是一个人。

文学最原始的形式，也是一种生活奋斗，没有向生活奋斗的意志，人类便不会产生文学的。最初人类的歌词，是调节劳动的节奏的。那歌词也许有声无字，但是具备两种目的：一种是减轻疲劳，同时调节工作的节奏，更适应筋肉的弛张。一种是鼓励更多的劳作——更多的劳作得到更好一丁点儿的生活而已。

假设说我们人类太蠢了，也许有许多人并不高兴，但是我们并没有把生活调整得很好，这确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没有把生活弄好的结果，就使我们有各色各样的生活，有各色各样的求生方法，养成各色各样的人。这也许使纪德们满口认为这是生活的多样性，但是这多样性里面隐藏一个不太小的悲哀，就是过得像一个人的生活的可太少，大多数都是过得不是人的生活；纪德到过刚果，他看见过刚果怎样在法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过着一种不是人的生活，但是纪德不愿意真实而又直截地描写他，因为他觉得直接去写这些反而使艺术卑下化庸俗化了，他有他的愤怒，但他愿意艺术地传达他的愤怒。

纪德惟一的毛病就是想把生活拔高，把生活上升转化为观念，然后再用他的观念编造成艺术，他似乎忘记了，他最初从什

么地方出发的，纪德的精致的心眼，想重新写出一部小小的圣经，他想写浪子回头，他想写“日尼微”，他想写田园交响乐，他想把耶稣当年所说的一条条的比喻，重新复活，他想写一条条永远不变的定律，他的法兰西的灵魂，使他常常地记起摩西和一个低微的木匠来。

他很想反传统，这点他是做到了，但是他又掉进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游离了生活。

耶稣怎样和抹大拉的马利亚一起过日子，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耶稣一张饼分了许多等份散给饥饿的人，这恐怕是事实；耶稣并没有把饼子切成各色各样的形式，并不觉单调地把饼子散给穷人，也恐怕是事实；耶稣用比喻来宣传生活的技术，耶稣想建立一个共同生活的整体来敌抗罗马的统治，这些也或者是事实：这种事实就是想使大多数人活下去的事实。

不去追求活下去的事实，而单单追求他的小小的比喻，并不是文学的真正目的。

文学所追求的所记录的所想解答的，只有生活，此外一无所有。

但是生活是有机的，生活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生活有爱也有恨，有真有美有丑恶。生活有被找到的，也有丢失的。生活里有主观也有客观。生活里面有两面，一面属于精神的，一面属于物质。生活有死亡也有新生，生活里面有死掉的细胞，也有刚成长的细胞。有直线也有曲线。人类的生活就像一个点在一条线上一样，它是有机的和线是不可分的。

生活可以提高，也可以下落，就仿佛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也可以缩短。

能够了解这有机的生活的人，便是了解现实的人。现实这个字，很久就被人观念化了，现实不过是真正的生活发展的过程

而已，此外一无所有。不过，生活有许多假过程，许多人常常把假过程发展错认为真过程，所以弄得永远不能了解现实，也就不能了解生活，一辈子糊里糊涂死去。生活是至易且简的玩意，而竟不能了解，说来却是怕人的。

但这种事情就很多，比如说红楼梦里荣国府，家道是越来越不行了，表面上是个空架子，内部完全空虚，而在当日的石城里却还是把他看作一个聚宝盆似的，认为蒸蒸日上，火炭般热，刘姥姥不是说过吗，你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这就是只了解荣国府的假生活，而忽略了荣国府的真生活，荣国府的真正生活发展，不过是树倒猢猻散而已。

又比如王凤姐嘴角灵轻，一霎眼一个心眼，对贾母百依百顺，极尽孝心，对姐妹肆意拉拢，百般如意，表面上是王凤姐性格如此，天造地设，其实骨子里却只是为了一件事，这就是为贾府的家业。

贾宝玉是贾府惟一的合法继承人，想要将来在贾府得天下，争正统，是必得把他掌握在手里不可，林黛玉性情高洁，不与人同，绝对不会和王凤姐同流合污，那么贾家资产贾宝玉自然形成独占之局。所以王凤姐才和薛宝钗联合，把林黛玉打败，那么宝姑娘为了感激她的恩德，自然就会站在她这面，处处让她几分了，她的在贾府的优越地位，自然会很优越地保持下去。王凤姐用全部生命来体现她的机智，并不是为了促进自己的早死，而是想取得贾府的家产，这才是王凤姐全部生活的真面目。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了解了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悲剧，惟有了解了真正的生活发展过程，才不会把马克白解释成为性格的悲剧。

不了解生活的本质，而只记录它的现象的，是伪文学。

不了解生活的本质，也不能记录现象，他真正记录下来的也不过是一丁点儿的生活的碎屑而已，此外一无所有。

生活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想了解它，并不是一件易事，必须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真正地把握住生活的真实发展过程。这种方法也并不困难，不过是把一个过程有机的来认识它罢了，这就是一个系统的科学处理。这种科学，就是想探求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但是单单的能够解释生活，说明生活，认识生活的，那只能做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还要沉进生活的底层，经历生活，体验生活。

没有生活的作家，只能说些美丽的谎言，只能廉价地造作一些颜色的片断，只能制造一些和文学无关的东西。

最伟大的文学家已经超越过技巧问题，技巧老早已经不是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了。我们要追问谁最了解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谁指出我们生活的更好一些的路子，指出得最具体，谁就是伟大的作家。

一个伟大的作家，只不过是生活的泥淖里面出来的，不往生活泥淖里生根的也就没有创作。

因为创作和生活根本就是一件东西，创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离开生活便失去了创作的内容，没有生活便没有创作。

1947年3月，汉口大华饭店四楼

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

《红楼梦》和我有血统关系，在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中，我最爱《红楼梦》。

我喜欢《红楼梦》里描写人物的生动手法。还没有说话，就听见那个人的声音了。《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出场入场，一颦一笑，来踪去脉，口角眉梢，心头话尾，舌尖牙缝，歌哭笑骂，正经，胡调，调皮，扯淡，拿三捏四，挑拨离间，栽跟头，使绊子，拉皮条，吊膀子，讹诈子，挑眼子，装腔卖甜，巴结拿劲儿，阴阳两面，笑里藏刀……没有一处不是写得活灵活现。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曾下过一番功夫，费了几许时间来布局。他自己说：“按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飞思从那一件事，那一个人写起方妙……”后来他选定了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一个刘姥

姥眼中，来透露出大观园里的每个人物和每个角落。刘姥姥这个老世故，是曾经沧海、惯解风情的老油滑。在她眼中既可透露出荣宁府中峥嵘一世，也可透露出这一切的空虚和淫靡。曹雪芹不惜使这老油滑三进荣国府，在这三次之中，把荣国府的头、尾、中段都交待得一清二楚。曹雪芹运用刘姥姥从她眼中来看大观园，比历来的作家，使用夹叙、旁白、演说、介绍等等的方法，都高明得多。刘姥姥装聋卖傻，假痴不癫，依老卖老，有说有笑，推着板儿道：“你爹在家怎么教你的，打发咱们做什么的，只管吃果子吗？……”无话引话，拿鸡上架，哭穷靠帮，低三下四，舐唇咂咀，听音接气，忖度侧耳，扭扭捏捏……处处在这个老油滑的世故人情之中来显出贾府的高贵、奢华、气派、规矩、礼法……刘姥姥是大观园中最理想的牵线，由她一来，死的也变活的了。

这就像做菜要调料一样，汤一调好，滋味便全出来了。写人物要反衬，反衬得恰到好处，就透出颜色来了。

同时还要对照，对照就显出人物性格来。

“《红楼梦》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是运用对照的写法，一个心胸狭窄，多疑多忌；一个宽大为怀，深沉狡猾。写林黛玉和贾宝玉也是对照的。林黛玉心目中只有贾宝玉，单爱一个男子，贾宝玉却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差不多是见一个爱一个的。又贾宝玉和贾琏、薛蟠是对照的，贾宝玉爱女人则注意精神方面，能替一个女人梳梳头，即已满足，贾琏、薛蟠则不然，他们是溺于肉欲之乐的。贾宝玉和他父亲贾政也是对照的，儿子视做官为禄蠹，父亲则异常看重科举。贾政和他的母亲也是一个对照，贾政管贾宝玉很严，动不动就责骂，贾母则放纵贾宝玉，生怕管紧了会生毛病。”（《文学手册》116页，艾芜著）对照人物容易突出，宋江和李逵两人站在一起，近视眼也可以认得出哪一个是谁。

同时要陪衬，陪衬如同唱戏搭班子一样，班子硬，才有台风，

台风好，角色才能走红。

黛玉身旁有紫娟，宝玉身旁有袭人，凤姐身旁有平儿，贾母身旁有鸳鸯，都像天造地设，缺一不可。而这些角色，彼此又都互为生色，至于潇湘馆的竹子，药香，帘子，燕子，尤其那鹦鹉……又都是用来陪衬黛玉的，没有这些，黛玉还能成为黛玉吗？

《红楼梦》着力写宝钗、黛玉，也着力写袭人、晴雯。好像吹排箫一般，能起到和声的作用。

黛玉要强，心直口快，真情任性，朴素坦白，从不兜圈子、使手腕，完全站在市侩主义的相反那一面。晴雯也是要强，心直口快，真情任性，朴素坦白，从不兜圈子使手腕，从来不巴结宝玉，从来不向宝玉作政治进攻。

晴雯和黛玉在本质上是一个。这一个要强、真情、任性、直率、朴素、倾心的性格，套上了丫头的身份，便是晴雯；套上了小姐的身份，便是黛玉。写一个共同的本质，在不同的阶级地位和不同的性格特征中呈现出多种姿态，也用多种写法，这才是写人物最好的方法。

曹雪芹知道“气质”在不同阶层的教养之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姿态。他说贾宝玉、林黛玉这类人，“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则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尽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公，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曰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莺，朝

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他写的黛玉、晴雯，便是不同身份下的同一性格，倘若剥下了这份儿“身份”，显示出她们原来那份儿“气质”来，“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这是曹雪芹写人物技巧高明的一着。这个着数，可以说是“多态”的写法。

描写宝钗用圈套，使手腕，讲道理，作文章，打通上下，收买人心，做面子，落落大方，假道学，占上风，打点手眼，攻击弱点，偷梁换柱，借刀杀人……。写袭人也能用圈套，使手腕，摆道理，做面子，偷梁换柱，借刀杀人……。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过一个生在贫薄之家，一个生在富贵之家。

她们的差异是：一个处处觉得富贵缁绁，一个则是令人觉得温顺可心。

1942年6月

写在蕉叶上的信

——关于长篇小说《曹雪芹》

××同志：

连日秋雨，我在灯下给你写信。今年八月中旬，××逝世，他的爱人检点遗篋，发现他赠给我的诗：“魏武风流贻子孙，红楼残梦付贤昆。……”诗到我手，人已云亡，这般光景，实在令人感动。昨天又收到×××的诗：“三十五年认旧踪，几番浮白几谈红，细论功罪评兰墅，喜见勾萌生雪蕨。……”今天又收到你的信，问我：“石头面目几时开？”……你们对我的长篇历史人物小说《曹雪芹》这样热情关心，确是对我最有力的鞭策和鼓舞。你问我怎么写？我因病，无法细谈，现在仅就几个问题，来和你商榷。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对于曹雪芹的重视和爱戴，提供和发现了一些有关材料，哪怕是点滴也好，或是一丝线索也好，都是极可喜的。专家和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也丰富了我对曹雪芹的

一些知识。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在欧洲，正是从路易十四头上摘下的王冠，戴在路易十五头上的时候。在东方，正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入侵印度的时候。在中国，正是西洋传教士和商人已经踏上“天朝”大门的时候。自行船和机器人已经成为皇帝的玩好。最有趣的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英使进呈的机器人，能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字。乾隆五十年法国司铎加以改造，能写满蒙文字。在这颂歌的同时，至少有两种相反的东西，也随同进来，一种是发条，一种是鸦片。这确实是个变革的大时代。它是一个民族大糅合的时代；又是一个阶级大分化的时代。它是一个受孕的时代，又是一个难产的时代。它是一个挥金如泥的盛世，又是一个锦绣成灰的前夕。把曹雪芹放在这个时代的漩涡里来写，想来你会同意的。曹雪芹是十分复杂的，他的灵魂深处，打着比哈姆雷特更深刻的烙印。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这个思想也折磨着他。上边，他和宫廷斗争恶梦一般纠缠在一起，下边，他和伶人走卒、市井庸夫传奇似的联结在一起。但他决不是一个怀疑者，更不是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个发现者，他发现，所以他叛逆。

我想，你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在曹雪芹前面有过王夫之、蒲松龄；和他同时代的有戴震、吴敬梓。他们通过社会实践，树立了崇高的思想典范。还可追溯到更远一些，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关汉卿、汤显祖等，都曾为曹雪芹开辟了道路。然后，在曹雪芹手中建立起一座不朽的里程碑。这不仅由于他的天才，也由于时代给他的各种才能和艺术的概括能力。这些人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上，还给土壤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相互的影响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都从属于历史发展中的一根红线上。这点则是共同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引一段恩格斯的话：“在历史上活

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因此，怎样来理解曹雪芹和他的时代，我们便不该像老黑格尔那样天真，发现了希腊的“美好的个性形式”，便满足了。至于对曹雪芹的历史时代的全面考查，当然不是我所能作到的，却是我们大家必须作的。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条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就是：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历史真实，比任何历史教科书所提供的都要多；同时，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随时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分析能力。使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实际，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能够看到诸如“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看到“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等等以外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刻画女性最多的书。曹雪芹甚至把贾宝玉也算在她们的行列之中。按照贾宝玉的排列方法，还把自己放在最前头。这是对的。即使用封建社会的价值来衡量，也是对的，因为贾宝玉是天下“无能第一”，世间“不肖无双”。封建社会把他贬到女性队伍里，也是恰如其份的。

在武梁祠汉代石刻上，女娲、伏羲手中拿着的：一个是规，一个是矩，都是工具。我说它是工具，并不是说它们不代表阴阳。人类最早的科学总是和神话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伏羲和女娲都掌握着工具，这是值得注意的。

人类最初的分工，是在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出现的。正如最初的优生学，是出现在蜜蜂的分工上一样。在对偶婚阶段，家庭内的分工，是男人取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女人取得家庭用具的所有权。男人主宰森林，女人主宰家庭。随着私有财富的增长、管理以及继承，一夫一妻制才得出现。这是私有制对

原始的自然生长地公有制的胜利的结果。它本来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进步。但伴随着奴隶制和私有财富的需求,它又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它使两性的关系,成了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女性处在男性的从属地位而被奴役着。

随着继承制度的转移,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继承权,在我国,在大禹时代就确立了。由禹传给了启,一直继续了几千年。神话中嫦娥吞食了不死之药,但她在地上不能长生,只有在碧空中才能长生,这正象征着母系制在地上的彻底的消亡。

婚姻的形式,到达了一夫一妻制家庭,这种形态,包含了一切未来在社会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对这个细胞形态,剖析入理,就会反映出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曹雪芹在这方面恰恰是做得最为出色的。在私有制存在的历史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人的痛苦和被压抑之上。贾宝玉“自甘暴弃”,侧身于女性群中,正是由于情愿站在被奴役、被压迫者这一边,成为一名在“天榜”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有选择的。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曹雪芹为大观园中的女性控诉,也就是为被压迫阶级控诉的反映。从这开始,展开惊心动魄的历史长河的缩写,便在一座小小的“大观园”里面容纳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着,我们还要谈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民族矛盾问题。从朱舜水所揭露的统治者巧取豪夺中可以看到,从雍正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中可以看到,从乾隆的毁书、禁书、大兴文字狱中也可以看到。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再从旗籍奴隶大量逃亡,从机匠“叫歇”,从农民“闹街”,从兵丁“炸营”这些史实中,都可以证实这个

问题。只有我们好好地考察这些,才可能在历史本身中去找寻决定它们的动力。但是从哲学的意识中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事,却是经常被人使用的。

最后,关于曹雪芹的历史趋向问题,也要和你谈谈。以前我看过一位德国作家的小说《乡村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对它的结尾一直不满足,因为他对主人公没有指出应有的出路。我并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这样做。但我对这篇作品,总有这样的要求。因此,《曹雪芹》的去向问题,也经常在我脑子里萦回。感谢《废艺斋残稿》的发现,它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至于它的真实性如何,且不去管它。但它提供给我们的,比凭空虚构的,还更富于想象力,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就此搁笔。让我借用××最近给我的诗句:“一天翠雨滴蕉叶,半亩芹根透紫芽。”权且把这信当作写在蕉叶上寄给你吧!现在,雨声还在淅沥,窗外芭蕉正挂着累累的花蕾呢。我等待你的来信。

1978年10月